

邵春林 著



老三届的人生三步



学林出版社



世纪出版

本书叙述的笔者经历,与改变中国命运的困难时期、“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而且比较独特、典型,不乏传奇色彩,直观地反映了“老三届”一代人的坎坷人生。

上架建议：传记

ISBN 978-7-5486-07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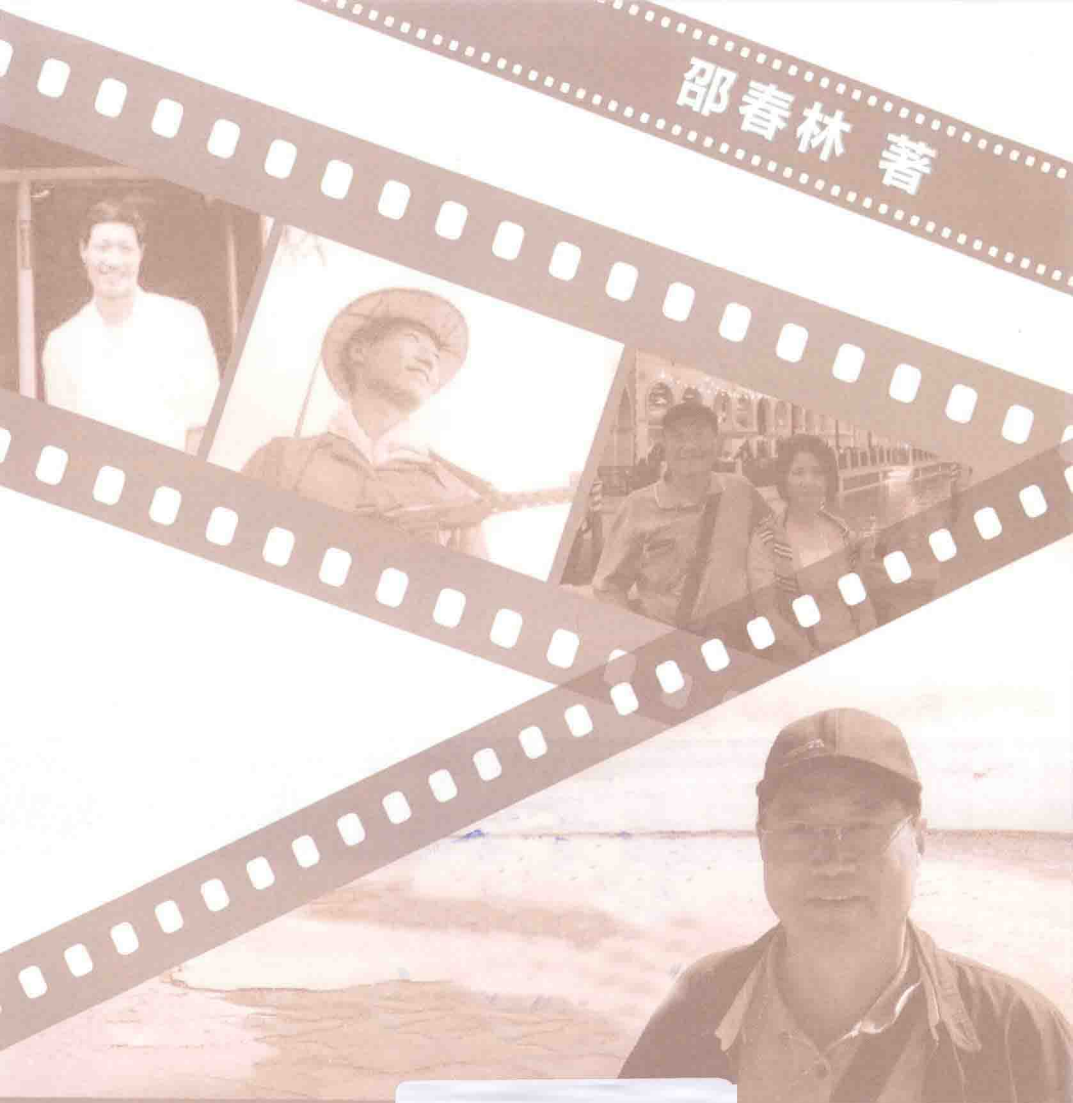


9 787548 607779 >

定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邵春林 著



老三届的人生三步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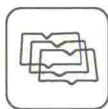
老三届的人生三步/邵春林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86-0777-9

I. ①老… II. ①邵…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6945号

老三届的人生三步



作 者——邵春林
责任编辑——薛 仁
封面设计——俞薇薇
版式设计——姜文洁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c

印 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8.75
字 数——19 万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777-9/I·101
定 价——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言

本书叙述的内容，并未包括笔者前大半生的全部，比如未包含青少年时期的学生经历，也未涉及中年后的教师职业生涯，更未详谈恋爱结婚生子等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所以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回忆录。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回忆笔者青少年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等“阶级斗争”年代的亲身经历，特别是而立之年后，投身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而兴起的出国打工、金融股票投资热潮的经历经验。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0多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涉及每个家庭，是我们这代人永远的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经20余年奋斗，彻底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国力一跃为排名第二的世界经济强国，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梦想不到的改善和提高！涵盖这两个时代的40多年，恰恰是我们“老三届”从启蒙到临近退休的年龄，是人生最有活力、最有意义的时期。本书叙述的笔者经历，与改变中国命运的这些浩劫、改革紧密相连，而且比较独特、典型，某些具体事件有传奇色彩，应当可以直观地反映老三届一代人大半生的坎坷人生，所以本书起名为《老三届的人生三步》。



本书大部分内容，曾先后发表在 48 团知青博客“尖山情未了”和上海中学初中 66 届一班班博“上中豆蔻 661”中，本次出版，作了个别修改和补充。本书因篇幅所限，关于几次大巴旅游和美国自助游的介绍和图片比较简单，读者如有兴趣，可上网搜索“上中豆蔻 661”，该博客的“天下风光”栏里有记录这几次旅游的制作精良的全套视频。

作者 于 2014 年 7 月



目 录

序 言 /1

无知艰辛的愚青岁月篇 /1

- 一、饥饿少年 /2
- 二、特殊年代的无知和愚昧 /8
- 三、大串联 /11
- 四、上山下乡一片红 /19
- 五、意外之痛 /25
- 六、祸不单行 /33
- 七、无准备之“仗” /38
- 八、准“四类分子” /45
- 九、初上大兴安岭十三公里 /48
- 十、开道筑路吃辛苦 /56
- 十一、咸鱼翻身掌实权 /61
- 十二、再上大兴安岭挣“计件” /68
- 十三、工农兵上大学 /80
- 十四、青春无悔? /89

奋斗年华之理财生涯篇 /95

- 一、洋插队挣第一桶金 /95
- 二、理财就是钱生钱 /105
- 三、亚商之旅进股市 /110



四、业余股民生涯 /124

五、职业投资者的酸甜苦辣 /138

所思所乐之“三老”时光篇 /164

一、所思之一：男当三十而立 /165

二、所思之二：性格决定命运 /167

三、所思之三：活的潇洒、死的安心 /173

四、老有所乐之一：小团旅游 /175

五、老有所乐之二：大巴自助游 /188

六、老有所乐之三：穿越美国 /232

后 记 /267



无知艰辛的愚青岁月篇

网上曾流传一幅帖子，简明如实地反映了“老三届”我辈（多为40末50初）和我等子女辈（多为80后）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特稍加修改，抄录如下：

我辈：

子女：

- 1岁：兄弟姐妹，随便养养；独生子女，娇生惯养；
- 10岁：好好学习，吃饭定量；望子成龙，拔苗助长；
- 20岁：阶级斗争，上山下乡；读书恋爱，游戏上网；
- 30岁：改革开放，发奋图强；结婚买房，全靠爷娘；
- 40岁：两极分化，发财下岗；离婚再婚，想翻花样；
- 50岁：同学老友，回头望望；一小四老，里外要忙；
- 60岁：告老回家，重新上岗；事业家庭，基本定向。

至于70岁“兜兜公园，搓搓麻将”，80岁“打打瞌充，晒晒太阳”，90岁“晒在床上，挂在墙上”，两代人殊途同归，大家都一样了。

我把我辈青少年时期经历的贫困、幼稚和迷惘，如实记录下来，让子女们知道其父辈生活的艰难不易，从中得到些感悟，也好珍惜现今的一切，对人生遇到的困惑和障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克服的信心，走好他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和现今的青年相比，我们那时除了共有的“知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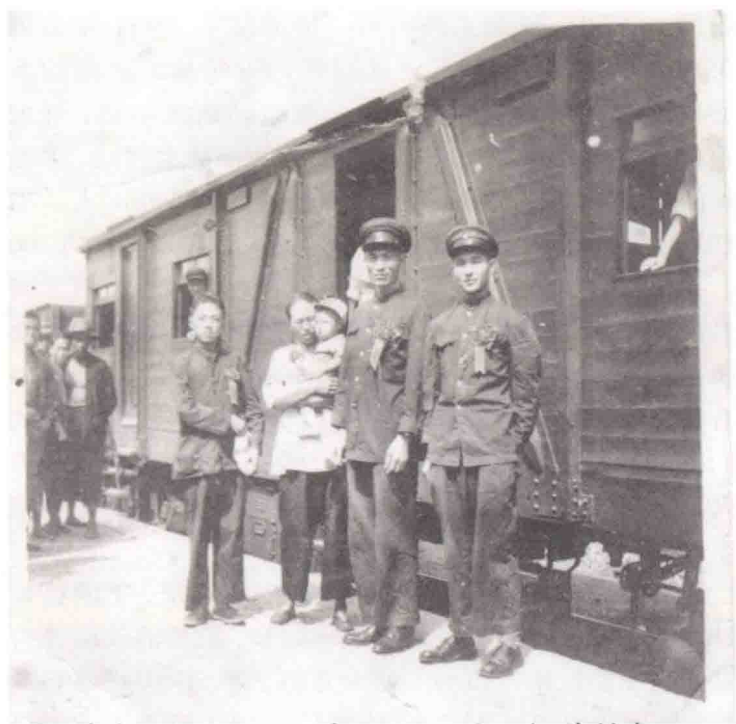
身份外，从思维和行为方式来讲，少有个性张扬的“愤青”，因为缺乏多元的思想和教育；更无时尚小资的“文青”，因为“阶级斗争”的环境不容。最能刻画我们那时绝大多数人状态的，是“愚青”二字，即思想单一、愚昧幼稚的青年，故本文将我等过去的青少年时期，称之为“愚青岁月”。

一、饥饿少年

民以食为天。自打我 5、6 岁能记事起，“吃不饱”就成了像我一样的平民孩子的常态，而“痛快吃一顿”就成了最希望、最幸福的事。学龄前唯一的记忆，就是跟随比我大 11 岁的哥哥偶尔到当时有钱的大姑妈家，晚上回家姑夫给了 5 毛车钱。尽管已吃过晚饭，我俩商量下来，还是决定，情愿从位于长寿路胶州路口的姑夫家步行走回位于宝山东路的自个家，也不舍得花钱坐车。至于那 5 毛钱，自然在步行回家的途中买零食吃了。

大姑夫从小学徒出身，靠自己的勤奋聪明立业发家，在上海开了五金作坊，在老家置地建房；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工商地主”，老家田产被没收，上海作坊 1957 年公私合营并入国营工厂，自己也变成工人。“文革”初期遭厂里造反派毒打，下班途中神思恍惚遇车祸身亡。幸好其与我同岁的长孙道运，在“文革”后入党提干，前两年被评为全国的“道德模范楷模”，也算家门中兴、后继有人。

平时家里用剩的牙膏皮、旧铜丝、旧书报等，那是绝对不会丢弃的，都会被姐姐和我拿到穿街走巷的小贩那儿，用来换盐金枣、“锦糖”（一种手工制作的粘牙土糖）吃。用现在的话来讲，那时家家小孩都是天生的“环保卫士”，他们把凡是可以交换的废品都会收集起



左起：兄、母、
我、父 1951 年
夏在宝山路车站
送父抗美援朝

来，充分利用来换吃的。

所以那时的儿童少年，最向往的是春节过年。因为过年不是只大吃一顿，而是可大吃好几天。计划供应的年代，春节会增加供应一些鱼、肉和禽蛋，每到供货的那几天，家家去排队采购的多是 10 多岁的孩子，因为只有这件事，才是不用大人吩咐他们就愿意干的家务活。我家亦如此。记得每年春节前的采购，都是姐姐和我天不亮就起来，从家走 3、4 里路，到漕河泾镇上的菜场排队完成的。现在这样“有钱天天过年”的日子，当时连做梦都没想到过。

其实在左邻右舍中，我家的经济条件应算比较好的。父亲是铁路工人，干的是和京剧样板戏《红灯记》



中的李玉和一样的工作——“扳道岔”。1951 年去抗美援朝二年，回国后入党受照顾，56 年从宝山路的天通庵站分到新建造的南方货运编组站新龙华站，升为主任扳道员，住上了苏联专家设计的带抽水马桶、木地板的二层楼房，是上海第一批住新楼房的铁路工人。当初那“新龙华新村”一共才几排平房二栋楼房，不到 100 户，周围都是农田和村庄；记得西面是陈家宅，西北面是离得最近的赵家宅，东北面是专种香料的芳香植物园，东南面是吉家宅。最近的柏油马路龙吴路离新村也有 2 里地。1957 年以后，上海才大批建造工人新村，我们的铁路新村也新建了几栋三层楼房，增加到 300 余户人家。现在，那地方作为上海南站的一部分，成为铁路车厢的停车场了。

父亲文化不高，上过二年私塾，能看报，干的也是铁路上技术含量最低的活。但工龄长，抗战前就由身为苏州火车站技术人员的二姑夫介绍，进了上海铁路局工作；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去过朝鲜，所以工资是工人中最高一级的。我记得 1957 年读小学时，他月薪 70 多元，在我同学中，仅低于三个同学父亲的工资：一个是南下干部、新龙华站的第一把手赵书记，月薪 120 元；一个是工程师、住我们楼下的白副站长；还有也是住楼下的韩段长，他俩都是 90 多元月薪。不过，后来遇上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领导人忙于“阶级斗争”，把工薪阶层加工资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父辈们的月薪一拿二十年没变，所以我父亲 1978 年退休时还是 1957 年的工资，不过每月多了 10 多元的奖金。

我家人口少，父母只有兄姐和我三个小孩，而且我哥从高中就住读只招铁路子女的苏州铁中，该学校上世纪 50 年代吃住读全免。1959 年秋，我哥被保送进不对外公开招生的解放军总参外语学院，成为现役军人，

什么都不用家里负担了。而其他多数人家孩子众多，起码5个，多则8、9个，负担很重。比如韩段长家就有8个小孩，煮一大锅饭吃得精光。所以我家的经济条件属新村里中上家庭。我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家里就买了台“宇宙牌”国产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晚饭时能听“小喇叭”广播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多数孩子一样，饥饿感不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时期，肉、油定量锐减，粮食还配带部分杂粮，肚子更饿了。幸得我哥已入学参军满一年，家人可去探亲。无业的母亲就带我坐火车，于1960年国庆期间去张家口军校探亲。当时，



1960年国庆在
张家口军校探亲
合影，左起：我、
母亲、兄富林



铁路职工及家属探亲坐火车免费，所以我们这是无成本旅行。到军校一看，全国人民吃饭定量，他们军人随便吃。探亲家属也享此待遇，每顿包子馒头小米粥管够，吃得我不想走了。可是小学已开学，待了一周只好回沪。第二年本想“无成本旅行”再去军校饱吃，谁知我哥因胃溃疡长期住院治疗，又逢国家财政紧缩精简编制，暑期被提前退学转业了。

直到 1963 年国民经济开始有所好转，市场上不需票证的高价糕点、餐馆酒菜丰富起来，人们的饥饿感才



1965 年春在上中大礼堂西植物园合影，左起：何荣鑫、陈家忻、我、王传丰、汪重山、俞敏

1965 年春在上中校园合影，左起：许克强、陈家忻（前）、黄昌年（后）、我、汪重山、俞敏





渐渐缓减。那年我从名不见经传的新龙华小学（校舍是赵家宅祠堂翻休改造的，每年级仅一个班）毕业，考入全市招生的上海市上海中学。该中学当时是著名的全上海第一重点中学，每届从全上海 10 个区和 10 个县只招 300 人，学生全部住读。我们新村 300 余户人家，前后 10 年只有三人考上，父母为此很为我自豪了一阵。上海中学周一至周六中午，学校的饭菜每顿定量，对于刚处发育期的我们男生来讲只够半饱，所以周末回家，人人大吃特吃。现在想来，因为我们户口都在学校，回家吃的计划供应的鱼肉蛋，都是父母平时省下来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周日晚返校，消化不良闹肚子的比比皆是；而且每人回校都带一大罐炒麦粉和猪油白糖，每晚睡觉前人手冲泡一缸，吃得津津有味，宿舍里弥漫了炒麦粉的香味，同学们都感到这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1965 年上中校门口合影，左起：俞敏、黄昌年、我、陈家忻、许克强、汪重山



我们这代人个子高的不多，应和那时的营养不良有关。我身高 1.74 米，比我父亲哥哥都要矮三厘米，但在班里已属高个子，教室座位在倒数第三排。现在，我儿身高 1.8 米，在他同辈已不稀奇。

度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还留有“胃口好、饭量大”的习惯。团队旅游吃团餐，同样一桌饭菜，全是老年人的一桌吃得只只盘底朝天，老阿姨们还叫“量太少”；全是中青年的一桌往往是又剩饭又剩菜，不对胃口的菜甚至没人动。

我是直到 1968 年下乡后，北大荒军垦农场的白面馒头顿顿随便吃，那种吃不饱的饥饿感才彻底消失。

二、特殊年代的无知和愚昧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宣布取消高考，开始“文化大革命”。我正值初三，马上要进入升高中的考试。刚听说取消考试，因为自己的数学、俄语成绩总是勉强及格，本来就怕考试，所以只觉得如释重负，好不兴奋，自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

忽然一夜间，全校冒出许多写大字报的自发“战斗组织”，我们班也组成一个；因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最流行，我们就叫“扫鬼队”。写大字报批判谁呢？开始批判的对象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人缘不太好的老师。我们扫鬼队的大字报，除了泛泛而谈批“四旧”和“修正主义路线”外，唯一点名批判的具体的人，就是我班班主任杨老师。

我班从初一到初三，都由俄文教师任班主任，而且全是女教师。前二任班主任，年老的陶芸荪老师和年轻的马柳春老师，全都和蔼可亲，和学生关系甚好。唯独初三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杨玉英老师，性格比较严厉，

平时和学生不太亲密。于是我班的大字报，矛头自然指向了她。

执笔起草大字报，由我当仁不让，因为我是班里作文的第一快手。平日上课对每周一次的作文课，多数同学极头痛，因为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甚至花上当天全部的晚自习时间。唯独在我极轻松，二节作文课内必写完，而且成绩总在良以上。这和我从小大量阅读文学书籍有关。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长篇，如《迎春花》、《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和《青春之歌》等流行小说，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和《说唐》等古典小说，多在进中学前已看完。进中学后开始看翻译小说，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杰克·伦敦的《海狼》等。凡是图书馆公开出借的名著，我都借来看，大量时间用于看闲书，日积月累，自然词汇就多，作文就快。这也是我数学、外语成绩不佳的原因。

大字报的内容，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都是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的东西。比如穿连衣裙、吃着冰棍照相，就上纲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一张题为“杨 × × 何许人”的大字报一贴出去，可怜的杨老师当即被打入“牛棚”，成为“牛鬼蛇神”一员，天天被监督劳动。虽然我班学生对她就写了这张大字报，没开会斗过她，没监管过她，更没体罚过她。学校的牛棚，也和我班学生无关，先是由校党支部管；后来校领导被打倒，谁掌权由谁管。但后来一想到这张大字报给她造成的伤害，我都是心有内疚的。

进入8月份，各种自封的学生红卫兵“司令部”遍及全国，工矿企业也出现了各种“造反司令部”。最高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谁有